

# 克罗什历险记

〔苏〕阿·雷巴科夫 著



KELUOSHI LIXIANJI

J512.84

L081

# 克 罗 什 历 险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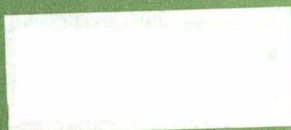
克 罗 什 三 部 曲

[苏]阿·雷巴科夫 著  
程 文 粟 周 熊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5·哈尔滨

SB105/02



## 克罗什历险记

〔苏〕阿·雷巴科夫 著  
程文 栗周熊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6 6/16·插页2·字数365,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0

---

—— 统一书号：10093·655 定价：2.45元

## 译者前言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1911年生)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苏联当代作家。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短剑》(1948)和它的续篇《铜鸟》(1956)、长篇小说《司机》(1950)和《叶卡捷琳娜·沃罗尼娜》(1953)都已先后介绍到我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九八〇年,我国又翻译出版了他的新著长篇小说《沉重的黄沙》(1978),再次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雷巴科夫的作品已大都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并被译成了十多种外文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雷巴科夫虽然也为成年人写作,并以长篇小说《司机》荣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但真正体现他的创作才华,使他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却是他的两部儿童中篇三部曲。一部包括《短剑》、《铜鸟》和一九七五年才告完成的《枪声》,另一部就是于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完成的《克罗什历险记》。前者是以惊险小说的形式,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苏联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与白匪、特务、地主富农英勇斗争的故事。这两部作品比较而论,苏联评论界认为,《克罗什历险记》主题更加严肃,更富于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它反映了作者创作思想和艺术上的日臻成熟。因此,它的影响和在读者中的普及程度,自然也远为前者所不及。

苏联文学发展到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从重事件、重情节,而转向更重视人、重视对人精神世界的开掘,重视对生活现象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意义的探索。苏联传统文学作品中所固有的高昂的政治热情、崇高的社会理想和高大完

美近似理想化的正面英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为充满着道德激情的哲理思考和精神世界更加复杂、更富于独立探求精神的人物所取代。而在表现手法上也更加丰富多样。这种发展变化在《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中也是清晰可见的。

《克罗什历险记》三部曲通过主人公谢廖沙·克拉舍宁尼科夫由一个八年级的中学生成长为一个受完中等教育并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的过程，着重刻画了他内心世界和道德情操的发展变化。小说的情节和事件，主人公的视野和经历，也都是围绕着这条线逐步展开的。

在第一部《克罗什历险记》里，谢廖沙刚刚十五岁，正处在生活中很难对付的阶段。他正直，善良，主张正义，为了维护集体的荣誉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他又毕竟还是个孩子，羞怯腼腆而又稚气可掬。他确信自己已进入成年，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而大人们偏偏又不完全承认他这一点，因此不仅闹出了一系列的误会，而且险些酿成人命事故。直到最后，在实习结束的总结会上他还不理解场长对他的批评：“把我臭骂一通，然后又说我是好样的。道理何在？”

如果说在第一部里谢廖沙涉足的还只是他所实习的一个汽车场，他所接触的还只是他的同班同学和工人师傅的话，那末在第二部《克罗什的假期》里，他已经真正独立地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天地——他所在的街道、大院，商店，浴场，咖啡馆，烤肉店，阅览室，体育馆，莫斯科郊区，汽车游客旅馆，汽车，火车，轮船，码头……在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里，他更真切地观察了社会，感受了生活。他不依靠大人的帮助，凭着自己的所能去解决生活加于他的诸多难题，对纷繁复杂的心理和历史现象寻根究底地探求真谛，在收集根付的过程中又险些成了某些“古玩收藏家”

投机勾当的同谋。但他毕竟更加成熟了，及时识破了种种黑暗内幕，终于跳出了火坑。在这里，主人公已经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他 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与任何恶势力同流合污，并已有了与之进行斗争的足够勇气。

在第三部《无名战士》中，谢廖沙已中学毕业，但高考名落孙山，于是来到远离莫斯科的筑路工地参加工作，由此进入了更加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工地上发现的一座无名战士的坟墓，使谢廖沙又经历了一次公民责任感的考验。他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往往会牵涉到多少人的命运，在严酷战争中一个下落不明的战士可能给家人带来无穷的不幸，甚至会铸成莫名的政治悲剧。谢廖沙为了对先烈及其亲属负责，对人民负责，他克服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确定无名战士的身分给了烈士的母亲以力所能及的安慰，自己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驾驶证，在现实生活 and 道德选择中找到了自己应处的位置。最后为五名烈士竖立的一座纪念碑，不仅标志着对千万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所建功勋的肯定，同时也标志着他们的子孙后代对革命事业、革命先辈的无限忠诚。至此，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已经升华到他对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劳动、人与社会、人与祖国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克罗什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给读者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足迹。

一个作家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体验。雷巴科夫本人就曾是苏联第一代少先队员。一九二一年，他曾和他的少先队伙伴一道参加过收容流浪儿的工作。中学毕业后，在哈莫夫尼克区一家工厂（即现在的斯维尔德洛夫工厂）做工。一九三〇年考入莫斯科运输学院汽车公路系，四年毕业后当过装卸工，开过汽车。卫国战争期间，他在著名的朱可夫近卫军第八军团负

负责一个军汽车队的组织工作。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熟悉少儿读者，理解他们的心理和愿望。他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幽默通俗的语言，把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描绘得栩栩如生。除主人公克罗什之外，他的同学彼得·什马科夫、科斯佳、玛伊卡，他的女友卓娅，也都一个个写得性格鲜明，跃然纸上。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稀可闻，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所有这些都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价值。正如苏联评论家所指出的：“作者写作的对象虽然针对的是青少年读者，但它对成年人具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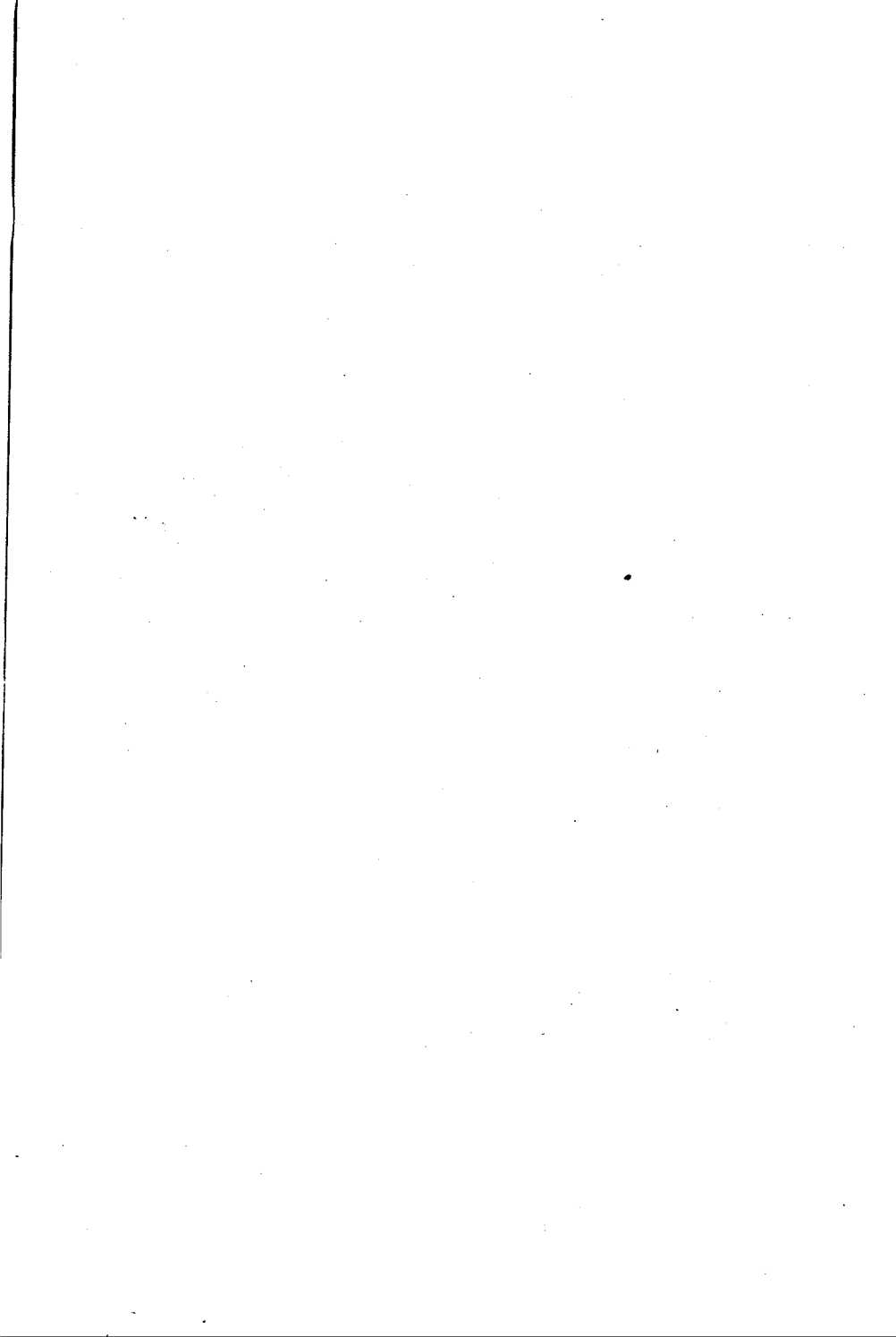
##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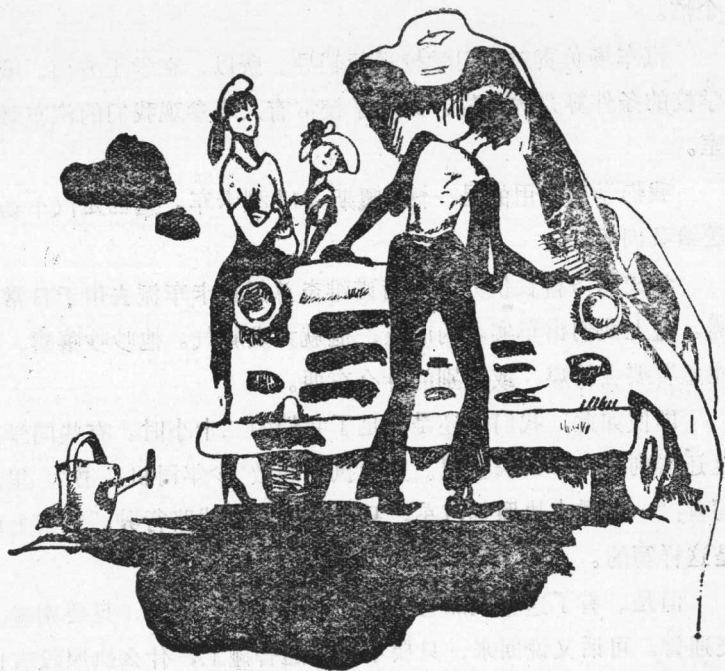
克罗什历险记 (程文 译)	..... ( 1 )
克罗什的假期 (程文 译)	..... (191)
无名战士 (粟周熊 译)	..... (325)



# 克罗什历险记







汽车场离我们学校不远，就在我们邻近的一条街上。教室窗户开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得到发动机的隆隆声。这是大卡车和自卸车在出车。它们向莫斯科的各种建筑工地运送材料。

夜里，各种车辆在空场上排着长队，有人看守着。守卫人员裹着皮袄睡在驾驶室里。一旦发生什么情况，就可以立刻把他叫醒。比方说，就可以向他报告，夜里有什么东西被人偷走了。

白天，汽车场门前常有许多私人小汽车的车主照来攘往。他们都陪着巴结的笑脸：他们的汽车自己不会修，希望工人们能帮

个忙。

汽车场负责对我们学校进行辅导。所以，在学工方面，我们学校的条件算是优越的。其它学校常有人来参观我们的汽车教练室。

我们学驾驶用的是一辆“嘎斯-51”型卡车。这也是汽车场赠送给我们的。

学校总务科长伊万·谢苗诺维奇总想把卡车派去用于日常急需。碰上我们出车实习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他吵吵嚷嚷，说他急着要去拉煤，或拉别的什么东西。

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开足了我们的二十小时。有些同学甚至还得到了汽车驾驶执照。这种执照叫做“少年司机证书”。里边写着：“……凭本执照驾汽车，只限于在儿童线路行驶。”证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但是，有了这个执照也可以开车满城跑。当然，只要别碰上交通警。可话又说回来，只要不让交通警碰上，什么执照没有也可以。

我们是在汽车场进行生产实习。

我们同年级的二班是实习建筑。他们是在利普基少先队夏令营工地上干活儿，就住在那里。那不叫实习，是住别墅。可我们整个六月份就该闷在莫斯科了。

我压根儿就不需要这样的实习。我对技术并不爱好。要说汽车场还有什么使我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开车。但人家不让实习生驾驶。所以我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

我们刚来实习的时候，场长说：

“谁要干得好，还可以给他定级。五级——我不敢说，四级吧。”

我们都站在院子里。场长是个身材敦实的人，脸晒得黝黑，

穿一件夹克式的蓝色工作服。我立刻就明白了，他过去也是个司机。所有老司机的脸总是晒得这么黑黝黝的。可不是，他们一生都是在露天度过，整天风吹日晒。场长踱来踱去，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好象一直在克制着自己。这一点也证明他过去是个司机。神经脆弱的人是不能开车的，一开准保出事。

“定个级有什么不好？……”场长满怀希望地看了看我们，问道。他心想，我们一听到能定级，准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我们都没吭声。我们知道，前一次实习，只有一个小姑娘定了级，那是因为她异乎寻常地守纪律，听话。

场长仰头看了看天空，用一种不慌不忙的眼神目送着从身旁走过的一个钳工的背影，又补充道：

“谁要不想干，可以直说，我立刻就放他走。”

有些人还真巴不得离开这里。比如说我吧，因为我没有学习技术的兴趣。但场长所说的“放”，那意味着是“赶”。所以，谁也没说他不干。

随后，总工程师出来，领我们去参观了汽车场，好让我们对全场有个总的概念。

这倒是的。既然你要成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那就应当对它有个总的概念。不然，说实在的，你就不晓得自己是属于哪一部分的。

谢梅奇金娜和玛卡罗娃跟在总工程师身边。她们轮流作着记录，不假思索。她们一个人在记的时候，另一个人对总工程师讲的什么连听都不听。只是看着他的嘴巴，仿佛想说：“啊，您讲得多有意思！我简直都听迷了。”

我什么也没记。我等回家再记。

我离总工程师不近不远，保持着一段距离。近得可以听得到他的讲解，远得看上去不显得过分热心。

同学们排成长长的一队跟在后边。他们碰上什么就看什么，相互议论着各种汽车的性能。发议论最多的是伊戈尔。他哥哥有一辆自己的“莫斯科人”牌小车。所以，伊戈尔就自以为他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可我在听着总工程师的讲解，因为以后得写实习总结。

原来，汽车场是由两个业务部门组成：一部分是机修，一部分是运务。汽车的修理及维护保养方面的事归机修科，运输调度方面的事归运务科。

机修科归总工程师领导，而运务科归运务场长领导。

但总工程师是第一副场长，运务场长不过是第二副场长。

我立刻觉得这不对头，怎么总工程师是第一副场长，而运务场长才是第二呢。要知道，运输才是最主要的嘛！这样的想法当笑话说说未尝不可，但如果真对总工程师说，应该把他从第一副手换成第二副手，那他非急了不可。他虽然个子不大，但鼻子够长的，讲起话来气势汹汹的。犯不上管这种事。

参观完了车间，我们又回到院子里。院子里停着一辆带篷的“勤务车”，上边写着“技术检修”几个字。我心想，要能分配到这辆车上倒不错。

当然，爱学点技术的同学算走运了。汽车场各种各样的车间都有：机械车间、锻工车间、发动机车间、组装车间、电工车间、焊接车间、靠垫车间、油漆车间、白铁制件车间等等。但所有技术专业当中，我所感兴趣的只有一项——驾驶。如果能把我和分到“勤务车”上去，我就可以跟它一起出车。说不定司机就会让我开车的。

总工程师把我们带进办公室，宣布道：

“现在我来给你们分配一下工作。”

我问道：

“谁到哪里去，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决定？”

“不行！”总工程师答道。“这不符合教育原则。”

他就象我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偷看小抄那样，朝压在玻璃板下边的一张纸上瞥了一眼，嘟嘟囔囔地说：

“还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对散漫的（不专心的），应当分配他干要求精力集中的工作。意志薄弱的，应当分配他做需要有坚强意志的工作。胆小的（孤僻的）——分配他做组织工作。懒惰的——分配他做立刻就能看到成果的工作。”他看了看我们，说：“懂吗？”

我们懂。他是要把我们划分为散漫的（不专心的）、胆小的（孤僻的）、意志薄弱的和懒惰的几类。

我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

“散漫、不专心、意志薄弱、胆小和孤僻的人。至于懒惰的人，您怎么知道他们就懒惰呢？”

我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总工程师给将住了。伊戈尔（就是哥哥有辆“莫斯科人”牌小卧车的那个）给他解了围。

总的来说，在我们中间，伊戈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生有一张苍白的面庞。这在我们学校被看成是最时髦的。尤其是小白脸儿再配上一头黑发。伊戈尔讲话声音轻柔，微带低音，和教务主任一样。我们班主任娜塔莉娅·帕夫洛夫娜总是把伊戈尔树为我们的楷模。要我们学习他那种教养和冷静的头脑。伊戈尔称得上是个大外交家。

伊戈尔给我们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们放心，现在由我来对付这位大叔。随后他转向总工程师，毕恭毕敬地说：

“维亚切斯拉夫·彼得罗维奇，您是想根据同学们的爱好和

兴趣来分配吧？”

他居然已经知道了总工程师的称呼！

“是这样，”总工程师高兴了，他又斜睨了一下小抄，“根据爱好和兴趣！”

“那就请允许我们自己商量一下吧，”伊戈尔很审慎地说道，“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兴趣拟定出他该去的车间。”

“那好吧，”总工程师同意了，“你说的才是正话。”

他说着以责备的目光瞟了我一眼，让我明白：伊戈尔讲的是正话，而我是胡说八道。

伊戈尔讲话聪明，我是瞎说，人家往往同意他而不同意我，这我早就习惯了。至于总工程师这种责备的目光，我根本就不理睬。何况，他又突然皱起眉头说：

“但你们要是自作聪明……”

“不！”我们嚷嚷起来，“我们不会自作聪明的。”

我们开始按车间分。

那些有一定爱好和兴趣的人，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格林科和阿列弗耶夫要求去电工车间——他俩是电工和无线电爱好者。波列库京要求去发动机车间。加尔库沙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要求去油漆车间，他们是美术爱好者。伊戈尔由总工程师亲自带到机械车间去了——他就这么喜欢他。

但是，那些没有什么爱好和兴趣的人就乱了套。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她们全都希望在一起工作，到一个车间去。

吵吵嚷嚷，乱作一团。

总工程师眨巴着眼睛，时而回头看看这边，时而回头看看那边。我觉得这一切马上就会使他厌烦，到头来，他还是要按自己的意见进行分配。

幸好这时轮到了我。我表示愿意去运务科实习。



总工程师对我的选择感到惊奇，但他还是同意了：他为有可能摆脱开我而感到高兴。我马上不招他喜欢了。

我到运务科科长那里去……这是一位胖胖的、面色黝黑、嘴唇肥厚的人。他正在电话里跟谁对骂，我整整等了他一个小时。就是电话打完之后，话筒还一直抓在手里。

我对他说，我是来进行生产实习的。他听了惊讶不已。

“他们是怎么搞的，发疯了？！”

说着，他又抓起电话。

我怕他给场长打电话，就急忙补充了一句：

“我是想到机修车上去工作。”

他高兴地笑了，甚至还抚摩了下话筒。

“我亲爱的，你找错庙门了！这是为你好的实在话，机修车不归我管。它归总工程师管。”

这下子我打错算盘了！

他开始向我解释，说汽车场包括两个业务部门：机修科和运务科。机修科包括……

但我没让他讲下去：

“对不起，我弄错了。”

于是，我又回去找总工程师。他沉着个脸儿坐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张大写字台后边。我对他说，运务科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唉，老弟，”总工程师说，“照我看呀，你是个地道的拖拉鬼。”

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派到了预检车间，或者象这里通常的叫法——车库。